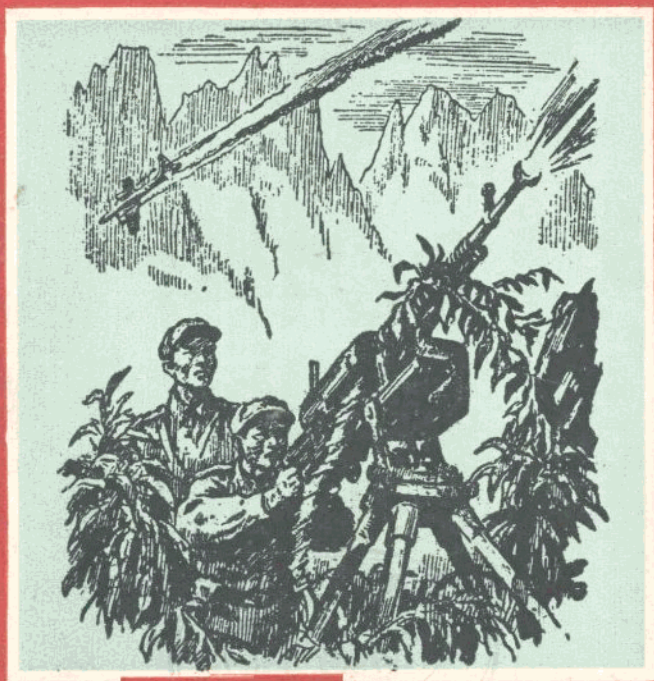


光明少年叢書



# 飛行堡壘的結局

蘇聯 符·伏爾克著

光明書局出版

光明少年叢書

# “飛行堡壘”的結局

[蘇聯] 伊·伏爾克著

婁 穆 譯

光明書局出版

原書名 КОНЕЦ „ЛЕТАЮЩЕЙ  
КРЕПОСТИ“

原著者 И. ВОЛК

原出版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 “飛行堡壘”的結局

---

著者 伊·伏爾克

譯者 婁穆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新中央印刷所

---

一九五四年四月付排

定價 2,800 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版

1—5,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 作者的話

幅員不大的、值得自豪的朝鮮，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英勇戰爭已經有兩年多了。

美國武裝干涉者和它的幫兇們發動了流血戰爭，企圖奴役和消滅愛好自由的朝鮮人民。但是侵略者的罪惡陰謀遭到了完全破產。

我在北朝鮮歷時三載，親眼看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勞動者們那麼熱情奮發地建設自由幸福的生活，提高着本國的國民經濟和文化。

武裝干涉者的惡毒侵犯破壞了這種和平勞動。我看到平壤街道上的鮮血，老人、婦女和孩子們的屍體，被凝固汽油彈燒毀的城市和村莊，還有細菌彈——從細菌彈裏爬出傳染可怕疾病的昆蟲。

朝鮮人民不願艱巨困難，又勇敢又堅定地爲本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

中國人民志願軍跟他們並肩抵抗可恨的敵人。爲正義事業而進行的鬥爭是一定勝利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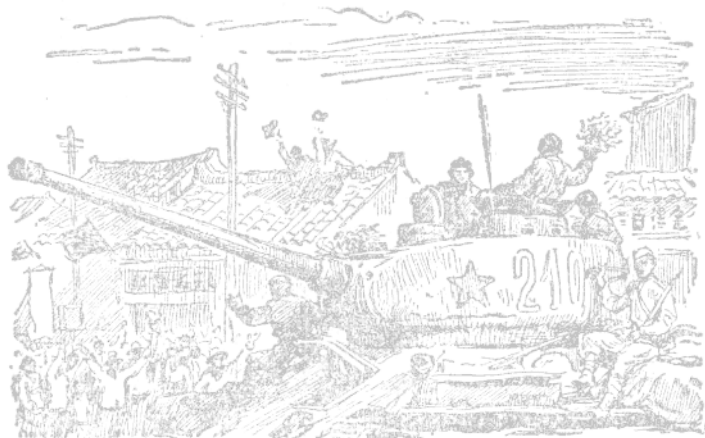
這本書裏的故事不是虛構的。故事裏所敘述的全是真人事。

全世界的進步人們正以最深切的同情、頌揚和熱愛注視着朝鮮人民的壯烈戰鬥，這本書就是關於英勇的朝鮮人民的活生生的實錄。

## 目次

老秋的花·····	七
萬歲·····	一六
國境上的射擊·····	二三
『飛行堡壘』的結局·····	二九
兒子·····	三九
中國來的兄弟·····	四九
林中篝火·····	五五
奇異的稻·····	六一
地下學校·····	七三
三人行·····	八〇





## 老秋的花

老秋從來不會有過自己的家。在死火山的向西斜坡上，有一個被風吹雨打、水流沖蝕成的岩洞，他就住在這個岩洞裏。老秋在這裏出生，他的兒子大秋在這裏出生，他的孫兒小秋也在這裏出生。

大秋在鐵路上做工。每天早晨他穿上一件白襯衫，這是他唯一的襯衫，他的妻子每夜替他在小溪裏洗乾淨。晚上他回來得很遲，身上滿是油污汗臭。小秋焦急地等待爸爸，因為爸爸的口袋裏，總有些煮熟的苞米粒。爬進岩洞



的暗角裏，咀嚼這些苞米粒，滋味多好呀！……

有一天，大秋沒有回家，却有幾個日本警察闖進岩洞來。他們搜查了又暗又濕的住所，把那隻包鐵皮的小箱子裏的破舊什物倒在地上，把老頭兒痛打了一頓，還把小秋的嚇得哭泣的媽媽帶走了。

夜裏，兩個不認識的人到岩洞裏來。小秋無論怎樣睡不着覺，他先是嚇得緊貼着爺爺，後來他放心了，因為這兩個客人也穿着跟他爸爸同樣的發黑的襯衫，他們身上也發着跟爸爸同樣的油煙氣味。

客人摸摸小秋的頭，對老秋說：

『你的兒子是英雄：今天他把日本兵的軍車搞出軌了……』

『他被捕了嗎？』老秋慢慢地問。

『叫小秋穿上麻服吧，』來客中的一個輕聲回答。『一個日本軍官今天在火車頭旁邊槍決了他的爸爸……』

爺爺花了一夜的功夫，用一塊塊的粗麻布縫成了一頂上面有四隻角的帽子，一件寬

大的襯衫和一條褲子。早上，小秋一面哭泣，一面着上了這些喪服。在朝鮮，每個死了爸爸的愛子要整整穿上一年的喪服。他的媽媽——又溫柔又和藹的李善貞——也不再回到岩洞裏來。她經不住毒打，死在監牢裏了。

老弱不堪的老秋，無力替自己和孫兒賺來一點點高粱度日。他嘆着氣，眼望着孫兒。孫兒一聲不響吮着落葉松的嫩枝，還飲着小溪裏的冷水，沖淡松枝的味道。

有一天早晨，老人家緩慢地繞着一株茂盛的玫瑰樹走，這株玫瑰樹還是他的祖父種在老岩洞旁邊的。他用手摸摸涼爽的、好像塗了漆的葉瓣。從前有些日子，當家裏一點兒食物都沒有的時候，小秋的媽媽就在大鍋子裏煮芬芳的玫瑰花瓣，大家便飲着香噴噴的水，滿足地啣着嘴唇。

老秋急急忙忙走進岩洞，花了不少時間，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他在胸部紮上已經舊得變成灰黃色的婚服上的彩帶結，用手指捋通濃密的鬍子，刷乾淨黑色的圓帽子。在朝鮮，祇有年齡滿六十歲的人才可以戴這種帽子。接着他摘了一大束玫瑰花，拿起多節的粗杖，一跛一瘸地帶了香噴噴的花到城裏去了。他回來的時候，滿臉光彩，好像變得年

輕些了。背後的背囊裏放着小米、長長的大白菜和一小瓶豆油。口袋裏還藏起兩顆葡萄汁做的亮晶晶的軟糖，那是給小秋的。

這一天，他們豐盛地吃了晚飯。爺爺在火堆上煮了一鍋菜湯，湯裏加上孫兒在路上拾到的一個甜薯，還加上長在岩洞附近的綠色的香草。加上幾滴豆油的小米粥，滋味簡直好透了！

他們摘下玫瑰花，做成花束，把它賣去，就這樣度過了整個夏天。真的，出賣玫瑰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警察要趕打窮老頭兒，踏壞他的鮮花。常常，老秋回到家裏，既沒有花，也沒有換來的東西。但第二天一早，他還是摘了玫瑰花到城裏去。小秋穿了喪服在岩洞附近閑蕩，望着太陽，他知道太陽落到那座大死火山後面的時候，爺爺就要回來，還帶來吃的東西。

有一次，老秋回來得比平日早些。

『日本佬逃跑了，』他對孫兒說。『俄羅斯人把他們逐出我們的國土。你記得你爸爸對你講過的俄羅斯人嗎？』

是的，小秋清楚記得爸爸對他說的話：遠在海的那一邊，有一個那樣的國家，在那裏，所有的孩子都吃飯呀、肉呀、糖果呀。……那時小秋奇怪得問起來：『他們每天……。』

要知道，在他七歲的生命裏，祇吃過兩次肉呀！第一次是祖母死後做羹飯的時候，第二次是媽媽採了兩籃葷子去賣給雜貨舖老闆，但是他並沒有給她錢，却給了她一塊筋筋條條的牛肉。家裏連吃了三天牛肉湯，吃得十分小心，生怕濺出一點兒。爸爸呢，老談着那個美好的國家，在那裏，沒有壓迫人的人，在那裏，每個工人有自己的房屋、又暖又軟的被子、還有跟雜貨舖胖老闆金智堅家裏所有的一樣的收音機。

『那裏住着我們偉大的朋友，』爸爸說，『他要每個人都有肉和飯吃，每個人都有好襯衣和新鞋子。他把國內的富翁都趕出去，把他們的財產交給那些跟你我一樣的人。這偉大的人叫斯大林。兒呀，你記住這個名字，它會帶給你幸福的。』

『斯大林會到我們這裏來作客嗎？』現在小秋這樣問着。

『是的，我想，他先派自己的子弟們來，以後呢，一定自己來，』老秋回答孫子。

夜裏，他們被震耳的槍砲聲震醒。在山下的城邊正進行着戰爭。他們看見日本兵營

在燃燒，還聽到響亮的『烏拉』的呼聲。

早晨，老人家和孫兒走下山去。城裏是一片特別景色——裝飾得漂漂亮亮，好像在過節日。到處——在房屋的窗口，舖子的上面——都出現了鮮明的旗子和紙做的花球。街上走着一些人，他們穿着綠色軍服，戴着有紅星閃爍的軍帽。幾個姑娘向小秋一下子買去所有的玫瑰花，祇有頂頂鮮豔的一朵，小秋緊緊握在手裏。

轉彎的地方，出現了俄羅斯坦克。歡躍的人羣擋住了它們的路，它們便停了下來。坦克手們站得筆直，愉快地跟城市居民互相問好。小秋走到貼近坦克的地方，把最後的一朵玫瑰花伸過去給那位高個子藍眼睛的指揮員，花上的露珠還在抖動呢。

坦克手笑起來，用手抱起小秋，把他高高舉到頭上。那時，小秋大聲叫出爸爸教他的那個字：

『斯大林！斯大林！』

坦克手們鼓起掌來，把小秋抱在手裏傳來傳去。他們把乾麵包呀、糖果呀、蘋果呀塞在他的短褲袋裏。過了不久時候，幸福的、臉上紅冬冬的小秋又跟爺爺站在一起，緊

緊攏住爺爺的滿是青筋的手。

坦克手們急急去追擊在逃的敵人了。但是他們答應晚上回到城裏來休息。

小秋等了他們一天。他們回來了，但是他們之中，已經沒有那位藍眼睛的青年指揮員，原來他陣亡了。

第二天安葬指揮員。朋友們沉默地扶着他靈柩前面的一個小墊子，上面閃耀着兩顆驕傲的紅星。

小秋一面哭泣，一面跟市民們一起在靈柩後面走。到墓地去要經過他們的山，他沒有發覺爺爺落在後面，而幾乎是跑一樣地往上走向岩洞去。

當靈柩放到坑裏，撒上泥土的時候，坦克手們把自動槍向上舉起，告別的禮槍聲在羣山中響起了隆隆的回聲。這時，小秋向墳墓那邊擠過去。他勉強舉起步子，背上流着汗，臉色也蒼白了。他揹着一件大東西，那是細心地捆在蓆子裏的。大家默默地在老人前面讓開路，他興奮地解開繩子。放下重負，最後一張蓆子放開的時候，大家看到一株連根掘出的極好的玫瑰。老人家跪下去，在新掘的墳地中央用手扒開一個洞，把玫瑰種

在裏面，再用他從岩洞裏帶來的葫蘆瓶裏的水澆在上面。接着他站起來，攙住小孫兒的手，真摯地說：

『這是我所有的一切，我們把它送給我們的朋友……』

……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坦克手的墳墓上鋪着一層芬芳的花。或是玫瑰，或是菖蘭，或是紫菀，或是麴草。現在穿着學校制服的小秋也已經長大了，每天課後，他和同班的同學們到墳上來。兒童們剪去墳上玫瑰樹的枯枝，用水澆花。他們用野葡萄編成籬笆圍住墳地，周圍安置了小櫬。

在山上，老秋挨着岩洞焦急地等待孫兒。岩洞裏堆着柴炭，擺着幾個有一人高的新陶罍，罍裏盛着鹹菜和黑色的醬油，真正的朝鮮飯食沒有醬油是做不起來的。

靠着老岩洞造起一所小房子。這所房子很小，祇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廚房，但爺爺和孫兒兩個人不需要更大的了。人民政權建造這所房子來紀念已經犧牲的英雄——司機員  
大秋。

老秋得到了力能勝任的工作，他就在孫兒唸書的學校裏當看守。這所學校就設在逃

跑的雜貨舖老闆金智堅的家裏。學生們很尊敬老秋，教師們也常到小房子裏來跟他談天。

房子裏最注目的地方，掛着一張畫像，老秋談到畫像上的人說：

『把殺死我兒子的日本人驅逐出我們國土的就是他。聽了他的話，我們的生活變成了愉快的生活。我老秋穿着過節穿的長袍，在自己的新房子裏休息着……』

他仔細把裝飾在畫像上的花朵放端正，用力說出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俄文字：

『斯大林！』



一九四九年四月





## 萬歲！

三個老頭兒在樹林裏慢慢走。他們仔細打量樹木，細看沿路每一個洞穴，互相商量一下以後，再往前走，根據一些細微的記號找尋正確的道路。最後他們走到林中空地，一條清澈的小溪流過這裏。他們中間一個最老的鄭重地說：

『在這裏……』

三個人全看着一個長滿蘚苔、腐朽的老樹樁。其中一個老頭兒跪了下去，開始敏捷地挖掘樹樁周圍的泥土。他拔出了青草，把爛樹根丟到旁邊。最後他從地裏拔出一樣東西，走到正在默默地等着他的夥伴們